

沈氏植系校注

上册

錢仲聯校注

沈曾植集校注

上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沈曾植集校注/沈曾植著;錢仲聯校注。—北京:中華書局,
2001

ISBN 7-101-01211-6

I. 沈… II. ①沈… ②錢… III. ①沈曾植-別集 ②詩
歌-注釋-中國-近代-別集 ③詩(文學)-注釋-中國-
近代-別集 IV. I222

沈曾植集校注

(全二冊)

錢仲聯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49印張·4插頁·1064千字

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-5000冊 定價:88.00元

ISBN 7-101-01211-6/I·194

前言

這裡刊行沈曾植的文學集兩種——海日樓詩注和曼陀羅廛詞。

沈曾植（公元一八五一——一九二二），字子培，號乙盦，晚號寐叟，還有意盦、睡庵、遜齋、巽齋、李鄉農、皖伯、谷隱居士、東軒、滌皕、姚埭老民、癯禪等許多別號，浙江嘉興人。清光緒六年進士，官刑部主事。康有爲主張改革，曾植贊助他開強學會於京師。二十三年喪母，康往唁，曾植勸他再上萬言書，言變法自強。二十四年三月南歸，五月，湖廣總督張之洞聘往武昌主兩湖書院史席。八月，政變作，未被禍及。母喪服滿後，歷任江西按察使、安徽提學使，署布政使、護理巡撫。宣統二年辭官歸里。清亡後，以遺老居上海。丁巳，爲人所挾持，北上參與溥儀復辟之役。事敗歸上海。壬戌十月病卒，年七十三。其生平事迹，載於清史稿本傳及其門人謝鳳孫所撰墓誌銘、王蘧常所撰沈寐叟年譜。

沈曾植爲我國近代有國內外影響的著名學者，邃於舊學，經、史、音韻訓詁、西北與南洋地理、佛、道、醫、古代刑律、板本目錄、書畫、樂律，無不精通。胡先驕海日樓集跋以爲他是「同、光朝第一大師，章太炎、康長素、孫仲容、劉左庵、王靜庵先生，未之或先也」。王國維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中作過這樣的概括：「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、嘉諸家之說，中年治遼、金、元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又爲道、咸以降之學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無或逾越。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窮其源委，似國初諸老，其視

經史爲獨立之學，而益探其奧窔，拓其區宇，不讓乾嘉諸先生，至於綜覽百家，旁及兩氏，一以治經、史之法治之，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。『這對沈氏學術面目，作了基本的鈎勒，是符合實際的。沈氏早期曾與陳澧講論，中年又與李慈銘、李文田、洪鈞、文廷式諸人探討學術，精研律學，與楊文會探索佛典，啟示他治唯識法相之學，與羅振玉、王國維講論古音韻，與陳衍、陳三立、朱祖謀、張爾田探討詩詞，爾田並爲沈氏蒙古源流箋證整理校補。在國外，著名漢學家如日本那珂通、藤田豐八、內藤虎次郎、法國伯希和諸博士都聞聲傾慕，謁談相契。俄國卡伊薩林爲作中國大儒沈子培一書，日本西本省三爲沈作小傳。沈氏無愧爲中外學苑的祭尊。沈氏學術的成就是卓越的，但學術不斷在前進，沈氏學術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水平，用今天我國及世界的學術成就相衡量，已不免後來居上。而沈氏在詩詞領域的成就，在文學史的地位，却不可動搖，誠如張爾田先生所云：「以乙老而論，其史學、佛學，今日視之，已有積薪之歎，而其詩則自足千古，異日之傳，固當在此而不在彼也。」（文獻第十六輯：張爾田論學遺札）

沈曾植在文學上的成就，以詩爲第一。他是清末陳衍、鄭孝胥所揭櫫的「同光體」詩人的魁傑（見石遺室文集沈乙盦詩序）。所謂「同光體」，是陳、鄭二人「戲稱同（治）、光（緒）」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（同上）。它包括江西派、閩派、浙派三大支。「不墨守盛唐」，實際是以中唐的孟郊、韓愈、柳宗元、宋人梅堯臣、王安石、黃庭堅、陳師道、陳與義爲學習對象，側重在宗宋。而同光派宗宋之風，導源於道（光）、咸（豐）以來程恩澤、曾國藩、鄭珍、莫友芝諸家的宗法西江。這就是近人文學史所說的「宋詩運動」。陳衍作近代詩鈔序，把它溯源於清中葉的錢載，又明確提出了他們「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

也。」（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）又公開反對嚴羽「詩有別才，非關學也」的論點，以爲「詩也者，有別才而又關學者也」（石遺室文集癸庵詩序）。由此可知，陳衍是在標榜「同光體」詩人爲學人之詩、詩人之詩合而一之者。但我們仔細考察一下，程、鄭、莫諸人誠然不愧是學人，而在「同光體」詩人中，則很難舉出著名的學人，有之，只一沈曾植。所謂學人，在清代也有個發展過程。清初，以顧炎武爲代表，是通經致用的學人，到乾、嘉時代，以戴震爲代表，是以音韻訓詁、典章制度等考據爲主的學人，道、咸以後，公羊學派代興，又從公羊學折入通經致用，出現龔自珍到康有爲一派的學人，同時考據學仍繼承乾、嘉餘脈，黃以周、孫詒讓、俞樾、章炳麟等學人也未嘗絕迹，章氏是不借道公羊又一通經致用者。在清末民初，西北地理、遼、金、元史、甲骨文字等開拓了新的學術領域，又有以羅振玉、王國維爲代表的學人。沈曾植則是一方面繼承乾、嘉學風，一方面又跨入新學術領域的學人，其學術成就，已如前文所引王國維氏的概括。至於從學人合詩人之詩爲一的角度來說，陳衍推崇錢載，以程恩澤諸家直接錢載之統，錢載當然也被陳氏算作學人了。其實，錢載只是「原本經籍，潤色詩篇，與『同光體』所稱『學人之詩』，學術相同，故大被推挹。夫以礪石之學，爲學人則不足，而以爲學人之詩，則綽有餘裕」（錢鍾書談藝錄）。錢鍾書先生這一論斷，是具有卓識的。沈曾植却是道道地地的學人，錢載是浙派中秀水派的代表，也是沈氏詩法所自出；在錢氏之前，浙派秀水派的開山祖朱彝尊，是清初的著名學人，爲顧炎武所推許。沈氏推重朱詩，以爲「竹垞翁固以經發詩者也，而能結唐、宋分馳之軌」（見姚鼐題江南二仲詩評引），當然是學人之詩，不過與陳衍所標舉的乾、嘉考據學派的學人詩人合而一之的，並不相同，但陳衍也不能不承認

「勝清數學人，終首朱錫鬯。經史既淹通，詩文復跌宕（題竹垞圖）。沈門人金蓉鏡論詩絕句寄李審言說：「乙翁硬句接朱翁（自注：謂竹垞），不怕新來火雨攻。未到崑崙誰信及，中天原有化人宮。」（澎湖遺老集）說明沈、朱之間的關係。所以從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而一之的要求說，曾植詩可說是上承清初顧炎武、朱彝尊一脈。

沈氏的學人之詩，表現在其詩的融通經學、玄學、佛學等思想內容以入詩，表現在腹笥便便，取材於經史百子、佛道二藏、西北地理、遼金史籍、醫藥、金石篆刻的奧語奇詞以入詩，從而形成了自己與僻奇偉、沈鬱盤硬的風格，與同時的江西派陳三立、閩派鄭孝胥、陳衍的「同光體」大異其趣。對此，張爾田的評價是：「公詩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爲之溉，而度材于絕去筆墨畦町者，以意爲輓，而以辭爲轄，如調黃鐘，左韶右濩，如朝明堂，堯醴舜醴，謠往詭今，蹠瘁撓窳，上薄霄霓，下游無垠，捋拔剝露，聳蹕欹立。其繩切物狀，如眇得視，如跛得踐，其蟄扶復邁，如寒厲膚，煦以溫煖，如潏大酷，扇以涼清；其幽咽騷屑，繕性鞠情，轉如孤葩，空壑自嫺，土視粉黛，其嚴聽尊瞻，醴化可醇，君都臣俞，父熙子皞，如泣廉陛，指揮暫御，如踞幡座，天龍海衆，膜拜禮讚，賁賁赫赫，睨之背芒，慄不敢近。嗚呼！其可狀者如此，其不可狀者豈極耶！」（乙卯稿後序）陳三立一方面稱「其詩沈博奧邃，陸離斑駁，如列古鼎彝法物，對之氣斂而神肅」，一方面又說「蓋碩師魁儒之緒餘，一弄狡獪耳，疑不必以派別正變之說求之也」（海日樓詩集跋）。意思是說其詩只是學人的餘事，而不必是詩壇的正宗。但大多數的當代名家對沈詩是一致推許的，這些評論，散見於詩注卷首的各家序跋中，這裏不一一列舉。我以爲三立所云「疑不

必以派別正變求之之說，是不符合事實的。曾植於詩，有自己的一套主張，其主張主要是三關之說和融經入詩之說，俱見於答金潛廬太守論詩書中（可參本詩集三日再賦五言分韻得天字一詩題注所引）。在詩中則有題漸西村人集、寒雨積悶雜書遣懷、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笑、八月二十八日漁洋生日諸篇發揮其宗旨。其他文章如止庵詩集序、惜抱軒集跋也都表達了他的詩學主張和對錢載詩及姚鼐詩的推崇，於此可窺見沈氏取法所在。

沈氏之詩既是學人、詩人合而一之的詩，所以僻典與語，層見疊出，不加詳注，很難索解。曾有妄人，謂沈詩只有李翌灼才能爲之作注。不錯，李氏爲沈門人，邃于佛學。但沈詩的詞語來歷，並不限於佛典，單注佛典，也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。所以李氏也始終沒有爲沈詩作注。我不憚這一工作的艱巨，決心爲它作注，從注典到本事，作了細密的考索，由于學術的舛陋，只能做到「十得八九」（見張爾田論學遺札）。張氏與夏承燾的書札中說到與沈氏談注詩問題：「嘗示以一詩，滿紙佛典。曰：『此詩子能爲我箋注。』余閱之曰：『詩中典故，我能注出，但本意則不敢知。』叟笑曰：『此亦當然。本意本非盡人能知者。』又：『除一二僻典外，所用佛典，大都習見語，出於語錄者爲多，然欲徵其出處，則亦甚費力。此不特注家爲然，即作家亦是隨一時記憶所及，未必盡能記其出處也。又寐叟用典多不取原義，而別有所指。即使盡得其出處，而本意終不可知。』（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）淹博並親接沈氏聲歎如張氏，其言注沈詩之難尚如此，他人欲爲張先生之所未爲，談何容易。張爾田爲我注作序，備極掄揚，是否能副張先生之言，只能等待讀者的評騭。又沈氏人民國以後爲遺老，且張勳復辟時，又曾被挾持北上，故其

詩中所流露的封建忠君思想，完全是封建性糟粕，這裏不加刪去，一則便於從全面的角度予以批判，一則從資料的角度予以保存。

曾植的詞，一如其詩，可說是一種學人之詞。清代詞人多學人，浙派之朱彝尊、常州派之張惠言等都是。張氏在詞選序中倡言「意內言外」之旨，沈氏論詞同樣主張意內言外，張爾田爲曼陀羅詞序，也闡明此說：「古人稱意內言外謂之詞。夫瓊樓玉宇，烟柳斜陽，常語耳，神宗以爲忠，而壽皇以爲怨。五季割據，韋端已獨抱思唐之悲，馮正中身仕偏朝，知時不可爲，所爲蝶戀花諸闕，幽咽惆恍，如醉如迷，此皆賢人君子不得志，發憤之所爲作也。公之詞將毋類是。」沈氏以爲知言。但沈詞奧衍難懂，不同於朱、張詞之易解。張爾田說：「燕閑既不輕道其平生，人亦未敢輕問。尚記在海上出一卷詞，囑爲刪去小令兩首。叟曰：此詞誠可去，但其本事頗欲存之。問其事，亦不之言。」惜當時事迹，我輩亦無從盡曉耳。此亦如李長吉詩，鑿空亂道，任人欽其寶而莫名其器，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。」（夏承燾 天風閣學詞日記）葉恭綽 廣篋中詞謂其詞「力矯凡庸，乃詞中之玉川、魁紀公也」。我作近百年詞壇點將錄，謂「詞如其詩，可作西藏曼茶羅畫觀」，都是同一意思。雖然萬卷縱橫，瀾翻筆底，但其話語來歷，大都已見於詩集注中，可以參閱。本事則張爾田尚稱「難以盡曉」，我更不應穿鑿，所以不再作注。

海日樓詩，已刊者有家刻本海日樓詩二卷，是壬子冬至乙卯年之作。其中乙卯年之作，又先曾單刻爲乙卯稿。全詩曾分期刊載於同聲月刊，是朱祖謀、金兆藩諸人所編定，同聲編者從沈氏嗣子慈護處借得。此號稱全詩者，不特次序多亂，且缺漏之詩很多。李翌灼先生別有海日樓詩補編，胡先驥嘗

從借鈔，鈔本在吾友冒效魯處，曾借閱，是補二卷本所未及，大部分未能溢其同聲所刊之外。丁亥年夏季，慈護先生邀余客海日樓，盡出沈氏學術筆記、日記及詩稿囑余董理，除已整理成海日樓札叢、海日樓題跋問世外，又曾從日記、殘稿、亂紙中錄出同聲本以外之詩不少，重加編排，改正錯誤，增補缺遺，並加箋注，以數年之功，纂成海日樓詩注十二卷。尚有殘句及無題目者不能肯定是否都是沈氏之作（或有其弟曾桐之作及手錄前人、他人之作），故不編入。

沈詞爲沈氏手定者，有優詞一卷、海日樓餘音一卷、東軒語業一卷、曼陀羅寢詞一卷，朱祖謀將以上四種刪定，統題爲曼陀羅寢詞，不分卷，凡一百零五首，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爲排印行世，次年六月再版。其後朱氏編滄海遺音，收沈氏詞，又稍有所去取，凡八十五首。朱氏爲近代詞壇泰斗，其最後刪定之本，更屬精審，可以遵循。現在用它作底本，而用商務本作校，出校記，記其兩本編列次序的異同和個別字的不同。朱刻本刪去的十五首，按原次序錄出，作爲補遺。

沈氏尚有海日樓文集二卷，爲孫德謙所整理。孫歿後，沈氏門人王蘧常復加編定，其篇目載沈寐叟年譜。沈慈護家有清本，王君亦藏有鈔本。新中國建立後，慈護以沈氏遺著包括文集在內，全部捐獻浙江圖書館。四兇肆虐時，慈護已歿。前數年，我派學生到浙圖查看海日樓文集，該館細查不復得。又索諸王家，不見此書。問諸沈氏後人，亦茫然不知。現在只能將詩詞集整理問世，保存此文獻，不致湮沒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錢仲聯記于蘇州大學

總目

海日樓詩注序(張爾田).....	一
自序.....	三
發凡.....	七
序跋總錄.....	一
苻婁庭漫稿自序.....	一
沈乙盦詩序(陳衍).....	三
寐叟乙卯稿序(孫德謙).....	三
寐叟乙卯稿後序(張爾田).....	四
海日樓詩集序(蒯壽樞).....	五
海日樓詩集序(陳衍).....	六
海日樓詩集後序(金兆蕃).....	七

海日樓詩集跋(陳三立).....	一八
海日樓詩集跋(龍沐勛).....	一九
海日樓詩補編序(李翊灼).....	一九
海日樓詩跋(胡先驕).....	二三
清史稿本傳.....	二五
海日樓詩注目錄.....	二七
海日樓詩注正文.....	九一
曼陀羅寢詞	

曼陀羅寢詞序(張爾田).....	四九五
自序.....	四九七
曼陀羅寢詞目錄.....	四九九
曼陀羅寢詞正文.....	五〇七
補遺.....	五四一

海日樓詩注序

詩非待注而傳也，而傳者又或不能不待注，則亦視乎其時焉。

嘉禾沈寐叟邃於佛，湛於史，凡稗編勝錄、書評畫鑑，下及四裔之書，三洞之笈，神經怪牒，紛綸在手，而一用以資爲詩。故其於詩也，不取一法而亦不捨一法。其蓄之也厚，故其出之也富，非注無以發之。曩謁叟海日樓，叟手一篇詩，曰：「子諷佛故者，此中佛典，子宜爲我注。」余曰：「注自優爲之，顧今之意則何如？」叟曰：「是固然，子姑注其典耳。詩人之意，豈盡人而知耶？」叟既歿，遺詩散落，同人稍裒集叢殘中，成若干卷。仲聯乃創爲之注，郵以示余，余讀而善焉。

自昔言注詩者，三百篇尚矣。應劭之注風諫，顏延之、沈約之注詠懷，大都詳其訓耳。至李善始并所隸之典而注之。唐人之詩，宋人多有爲之注者；而宋人所自爲之詩，宋人亦注之，其最顯者，東坡、山谷。叟之詩，今之東坡、山谷也。神州板蕩以來，王者跡熄，詩之爲道，掃地盡矣。襲海波之唾殘，氓謠俗嘯，競以新名其體，淺學寡聞，得叟之詩，或哆口結舌而不能讀。微夫揭而顯之者，縱其英光璀璨，寧不隨玄陸俱去耶？仲聯之先楞仙司成，嘗注樊南文、鮑明遠詩矣，仲聯鑽家學，俾叟之詩碩夥纖眉，昭晰無隱，由詩人所隸之典，以曲會夫詩人之意，將叟所謂不可盡知者，亦且於是焉或遇之。異日者，吾又安知叟之詩，不待注而傳哉？蘇之施、顧，黃之任、史，比於仲聯，優絀孰多！

仲聯欲余序其書，余老病不斟，曾何足爲仲聯重？顧念於叟有奉手之雅。其詩之源流正變，前爲叟序乙卯稿，固言之矣。今但序仲聯注詩之指以復之。

甲申嘉平月錢塘張爾田序。時年七十有一。

自序

海日樓詩者，嘉興乙庵沈公之所著也。公儒林丈人，羣倫大府。道軼萌外，譽馥區中。奚待敲詞，始騰來葉。自其中歲，大隱金門。固已藉甚聲華，英絕領袖。恽伯見而倒屣，重黎引爲同方。三墨八儒，四營五際。既探其蹟，不域其樊。雅詒敝六藝之鈴，律意堅公羊之守。鐸蒙兀之祕史，則不見證源；跋特勤之唐碑，而象胥累譯。固已涵揉九流，雕鏤萬態矣。晚嗜道真，獨叩玄宰。趣彌博而旨約，識愈廣而議平。人逝多之林，宜黃傾其勝義，拾羽陵之簡，上虞資其啟鍵。况復接坐三君，畢歸陶鑄，尚論百氏，力掃秕糠。類隔音和，通成國之舌腹，三長五不，導知幾之微言。海外顧文玄爲師，稷下重祭尊之教。復乎不可尚已！弼中彪外，溢爲聲詩。公固自譬承蜩，掇之而已。然而鞠情繕性，轢往遄今。諸方徧參，一法不取。逸情雲上，潛思淵沈。小雅懷明發之心，魏闕切江湖之望。其隱文譎喻，遠歎長吟，嗣宗、景純之志也；奧義奇辭，洞精駭矚，馬歌驚鑊之餘也。剥落皮毛，見杜陵之真實，飛越純想，契正始之仙心。一代大家，千祀定論。秀水演派，上溯朱、錢，並世標宗，平揖陳、鄭。觀其早入樊南，晚耽雙井，不薄李、何之體，期溝唐、宋之郵，則如竹垞，摛擢肝腸，難昌黎之一字，冥搜幽怪，躡東野之畸蹤，則如蔣石。然前者法物斑斕，或致疑於贗鼎；後者解衣盤礴，或獻誚爲荒儉。公乃經訓畚耨，玄關融液。與風騷爲推激，脫陶、謝之枝梧。截短取長，後來居上矣。摘園西江天馬，蹴踏九臯，鍛思

冥茫，而難辭破碎；夜起滄浪別才，高視左海，自成馨逸，而微失囚拘。蓋一徒挹拍黃、陳，單提祖印，一但刺銳王、柳，取徑劍峰。孰如公括囊八代，安立三關。具如來之相好，爲廣大之教主乎？

特是絃外希音，意內曲致。望帝春心之託，苦無鄭箋；泉明述酒之章，易滋燕說。孤詣斯隱，解頤安從？讀公詩者恨焉。余以淺材，敢窺宮室。勉爲疏釋，載閱星霜。其中甘苦疾徐之數，可得而言焉。公生前叢稿，漫不自珍。友生排比，後先乖迕。固世代密邇，可效天社之整齊；而絃轍更張，豈免孟亭之附會。其難一也。公自言以經發詩，因詩見道。東京內外之學，中祕今古之文。莫不滂沛寸心，橐籥在手。懷人海國，補鄭說之十繇；雅襍臨河，融皇疏於五字。余學昧稽古，歎興望洋。其難二也。公識貫珠囊，旁通銅鑠。三洞七籤之笈，葉巖鐵塔之函。左右逢源，禪玄互證。以文字之般若，遣空有之名言。方之前修，雅同蒙叟；統箋二集，有愧遵王。彼親塵談，猶存罅漏；況余冥索，寧扶淵微？唯崇賢之解頭陀，三藏斯能瓶瀉；若南城之詮子厚，五詠故從闕如。其難三也。公餘事多能，殫精評鑒。游心藝圃，放意墨林。繙譜錄於宣和，承筆談於歷下。虹月滄江之舫，雲林清閨之居。玉軸標華，金壺徵故。攷利州之帖，訂誤於覃谿；歌巖山之碑，折中於東觀。若此之類，又涉專門。其難四也。公腹笥之富，畢牢古今。使事極纂組之工，綴文根蒼雅之籍。時復反熟爲冷，易類求新。雕虎增字於孝標，鑲象假言於韓子。南華非僻，或窘令狐；虬戶逞奇，孰知彥伯？其難五也。集中苔岑協好，酬唱爲多。本事旁徵，風流已邈。況鼎革以還，逃名者衆。疑古賢於陽五，莫詰平生；披吟劄於月泉，全更姓氏。其難六也。克茲六難，稿經數易。或隻義孤尋，窮年始得；或散帙無意，俯拾即來。不求有功，豈云無失。雁

湖之注舒國，竹坡之箋簡齋，非所敢望也。

抑尤有恨者，公生不逢辰，老傷潰止。當塗應識，焚惑降童。重華行否德之禪，甌脫竄流人之簿。通明違世，不下層樓；陳威薦時，式遵祖臘。身存河濟，而興薇蕨之歌；世異元嘉，猥托黃花之咏。世之論者，或斥爲違天之長叔，或譽爲一家之離騷。世代不同，抑揚遂異。後之覽者，略其殷頑之迹，挹其古芬之詞可也。

重光大荒落之歲玄月，虞山錢蓴孫序。